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說大淨法門品經

毀五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衆俱比丘五百菩薩八千一切大聖悉得總  
 持辯才無量其所建立分別聖慧解三脫門  
 於三世慧無所罣礙得三昧定不可轉移十  
 方無畏一切具足爾時王舍大城有逸女人  
 名曰上金光首端正殊妙見莫不悅色像清  
 淨威曜如華徃古所修德本之報形體自然  
 紫磨金色所可遊居卧寐住立坐起經行其  
 地變現亦如身像設著綵帛其服自然轉爲  
 金色無央數人莫不敬重見此女者視之無  
 歇言辭不羸柔和美麗顏貌光澤無有憔悴  
 其於王舍大城之中國王太子大臣長者居  
 士諸子興貪愛心志欲得見隨其所遊園觀

河側里巷樹間便就從之男女大小無央數人悉追其後欲觀察之爾時上金光首在於異日與畏間長者子俱市買好物而相貢上供辦美食至遊觀園篤馬車幢蓋珍寶明月之珠紫金校飾布好坐具賣持雜香思夷之華從諸妓人至遊觀園而相娛樂音聲唱和鼓樂前導供養之具載從其後不可計人逐而觀之文殊師利者此言滿首童真於時從燕室出常發大哀愍傷羣生何所人者可以勸化令發大乘以二品法興隆道慧神足變化說法變化教授變化導利入律時文殊師利見上金光首與畏間長者子俱侶共載乘行詣遊觀園知女往昔本行根源宿世有德吾應化之當為說法必令解達文殊師利尋時變身化為少年端正絕妙顏貌踰天見者喜悅

莫不欣戴姿容威曜蔽日月光被服像類現於人間其所被服照四十里自現其身如有所好文殊師利被服嚴訖觀察逸女所遊之路尋在彼路而於前立適在前立其長者子所乘及上金光首車馬被服尋則覆蔽遏不復現光曜滅盡數五猶如聚墨在明珠邊上金光首遊逸之女時見文殊師利顏貌英妙猶如天子身體之明煒煒難及肌色悅澤被服有異光曜灼灼從其身出適見此已則自察已不以為奇貪其被服心自念言今欲捨此長者之子下車棄去當與斯人共相娛樂又願吾身得是衣服形貌光像適念此已文殊師利建立威神令息意天王化作男子謂彼女曰且止且止用為發是遊逸之心所以者何如斯人者不志色欲女曰何故息意天王報

言是者名爲文殊師利菩薩也女又問曰何因作字正謂菩薩爲是天子乎爲龍鬼神捷杳和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釋梵四天王耶息意報曰女欲知之非天龍神亦非釋梵斯者名曰爲菩薩矣人能充足一切人願見衆生心有所求索不逆人意故謂菩薩也女心念言如今所聞必當施我妙好之服即下車住白言仁者願以此衣而見惠施文殊師利答曰大姊若能發無上正真道意吾身爾乃以衣相惠女言唯然何謂爲道答曰欲知汝則爲道女言云何文殊師利設不廣演分別三義者吾不解也何謂我身則爲道者爾時上金光首即說頌曰

濡首願以衣服相施 乃知仁者志弘佛道  
如天不雨久遠之旱 若貪惜者非真菩薩

爾時文殊師利以偈頌曰  
假使女能發道意者吾乃當以衣相惠施  
若有堅心住於道意天上世間悉爲作禮  
上金光首以偈重問  
所謂道者爲何句義孰爲說者誰得道者  
志趣經業當何所習得成佛道開化未悟  
文殊師利答曰大姊欲知有如來至真等正  
覺名釋迦文今現在說法演身平等奉行  
道於姊心中所念云何豈不從已而生陰種  
諸入事乎女聞此言蒙宿德本所積善行逮  
法光明尋即啓言如是如是誠如所云因吾  
我身致陰種諸入耳姊意云何色有所念有  
所知乎女答不也文殊師利報曰姊亦當知  
道無所念無所分別以是之故色則平等道  
亦平等吾故說此汝則爲道姊意云何痛想

行識爲有所念有所別乎女答不也文殊師利報曰道亦無念亦無分別痛想行識則亦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姊意云何豈可見色處內若外及中間耶豈青赤黃白黑紫紅爲在某處某方面乎女答不也文殊師利報曰道亦無見無內無外亦無中間紫紅之貌亦無某處方面之土色已平等道則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姊意云何痛想行識豈可見處內外中間五色之貌某方面乎女答不也文殊師利報曰道亦如是處

數五

四

本末道亦如夢本無處所夢以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計於五陰猶如野馬迷惑之業從虛僞興道如野馬自然之數亦無有造亦無報應是故野馬五陰平等野馬已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五陰鏡像無所有道如鏡像亦無所有以是鏡像五陰平等鏡像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爲道五陰假名而爲行耳道亦假名而爲道耳五陰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是道文殊師利謂言更聽五陰無造道亦無造陰無自然道無自然陰無所有道無所生五陰無常道曉無常五陰無安道解苦義五陰空無道曉了空五陰無我了無我義則爲道矣諸陰寂然了懼怕者則爲道也諸陰無受無所受義則爲道矣諸陰無住亦無所著無

住無著則爲道矣諸陰無來亦無有往無來無往則爲道矣有五陰者計於聖法爲假音聲言曰賢聖而於道法言爲反矣其所言辭而無言辭五陰悉無本皆清淨如來如是悉了本淨得成正覺故名曰道是故五陰本淨道亦本淨道以清淨諸法本淨如今大姊諸陰本淨諸佛世尊道亦本淨一切本淨亦復自然衆生五陰本淨亦然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已了五陰則便解道爲諸佛道又諸佛者不離五陰乃成佛道道不離陰覺了五陰乃號爲佛是故大姊當作此觀一切衆生皆處在道道亦處在一切衆生道無緣辭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彼從吾我而生四種何謂四種地水火風也其地種者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等於地種道則平等本無所受故謂平等水

種亦等道亦究竟本末自然火種平等道爲究竟本末無瑕風種平等道之本末而無所見大姊欲知如地種者則以此種如來成道水火風種如來種者亦復如是以此得道曉了地種水火風種則成爲佛故說此義汝則爲道地水火風諸種無想於此四大能無思想故曰爲道以是之故說汝是道彼因吾我便則有眼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其眼則空了眼自然分別空者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則爲空解自然空則爲道矣以空者不知求色色自然空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以空者則不識求識法無著法自然空則爲道矣眼不受色道亦如是眼無有色六情亦爾悉無所受又計道者則無心法如是大姊其眼識界彼於色界則

無所住眼識色界道無所住耳之識界鼻之  
識界口之識界身之識界意之識界不住法  
界道亦不住心法識界道無所受由是之故  
道與眼識界無有二耳鼻口身意識界道與  
意識無有二界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復次大  
姊分別了眼則爲道矣眼本空淨若能解了  
自然空者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  
本自然空覺了分別本淨自然空者則爲道  
矣眼自然空則無所染亦無結恨不見侵欺  
除姪怒癡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  
意則自然其自然者則無所染亦無結恨不  
見侵欺除姪怒癡則爲道矣眼則無主則無  
吾我亦無所受道亦無主則無吾我亦無所  
受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則無有主亦無吾  
我亦無所受道亦無主則無吾我亦無所受

又計眼者無男子法無女人法已解了道無  
男女法無男無女則爲道矣耳鼻口身意亦  
無男法亦無女法道亦如是無男無女如來  
覺了眼色無本了無本者則爲道矣耳鼻口  
身意亦復如是如來覺了意則無本覺了如  
是則爲道矣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復次大姊  
其已身者則無吾我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  
形無意無作無受無見無聞無取無放無得  
無知道亦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男無女無  
身無造亦無所見亦復無有色聲香味細滑  
之識制一切法乃爲道耳今姊身者愚朴無  
智身爲現在猶如草木牆壁瓦石其內地種  
及外地種如來則以聖達之慧了是地種逮  
致正覺故說此言汝則爲道復次大姊其心  
意識諸思想念心使意者而有此法無去無

來身無所至教無所到亦無津液亦無筋脉亦無骨節髮毛亦不住腦亦不住髓亦不住內亦不住外亦不住內外亦無內外眼亦不住耳鼻口身意亦復不住亦無所住亦非不住亦不建立亦不離立亦無處所亦無土地亦無方面無色無見無授無受無使無教無餘無著清淨鮮潔則為顯曜其心意識亦無欲著亦無淨者無有塵倚本際清淨以是之故亦無欲著無有淨者則為顯曜便無有身以是之故亦無欲著無有淨者如是大姊陰種諸入自然為道道亦自然曉了分別陰種諸入設於己身能除陰種諸入事者則為道矣所以者何道無憂感無所危害心了此者即便是道覺了諸法一切平等則為道矣文殊師利於遊觀園說此語時虛空中五百天

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男女大小隨逐上金光首者於彼眾中有二百人發大道意六十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爾時上金光首歡喜悅豫五體投地稽首文殊師利足下歸命佛法及與聖眾淨修梵行奉持五戒其心質直乃發無上正真道意口宣斯言從仁之教文殊師利愍傷一切眾生之類不斷佛教其有人發大道意者亦當如是道所建立興設法施開化黎庶又說經法當為洗除惡穢罪業使得清淨一切諸法乃能寂然而悉憺怕隨順思惟本悉無異自依貪身為顛倒事不了平等而習婬色欲從身出眾生因欲便有塵勞文殊師利猶如今者諸法非法一切本淨迷惑致合從因緣會而有貪欲我則能成合集諸法立於無上正真之道所以者何

一切塵欲從其思想因虛偽起已能曉了知  
虛偽者則能蠲除虛偽之事又聞文殊師利  
說義分別所趣塵欲之事猶如雲霧自然無  
實欲如覘電即尋消化欲者如風祭於本末  
而無所倚欲如虛空度一切界欲如水泡不  
得久立欲如鬼變於其中間不正之念欲如  
熱病恍惚忘語欲而無實從緣想興欲如繫  
縛計吾我故欲無有形計著身故欲如客來  
不從本起欲銜因想隨衆念故欲如曉觀從  
若干種而發生故欲無所生從貪羨起欲無  
所知從彼我生欲之所生為因諸陰欲界如  
鍛因意境興欲如諸陰用諸入故欲如若影  
假名色耳欲不覺了違正念故又復文殊師  
利計於欲者若能覺了疲懈之句則能知道  
所以者何道無動轉衆生塵勞欲如破壞分

別道故欲者為心心覺了故欲如琴瑟曉了  
之故所以者何有道之義不壞欲塵以能不  
壞便順道也若觀欲者則為道矣所以者何  
欲入諸界靡所不至假使佛乘無所有者而  
無有形塵勞之欲亦復如是無有形像欲於  
諸有而無所有住無所住適發起已尋則便  
滅心則自然塵勞亦然所以者何心不可察  
誰言能令心結染癡假使彼心不可觀者塵  
欲如是亦不可見無積聚處無有方面也菩  
薩大士若能曉了塵勞之法為貪欲人開化  
說法不以為馱若教愚恚及等分人誘導說  
法不以懈倦設使文殊師利如我身欲諸貪  
欲者亦復如是如我瞋恚及與愚癡一切瞋  
恚愚癡之事亦復如是如我塵勞衆生塵勞  
亦復如是譬如大火悉燒草木賢聖慧火燒



除塵勞譬如日光照明衆冥不與冥合聖慧如是蠲除塵勞不與俱合譬如風行不著一切山與樹木行智菩薩亦復如是不著一切塵勞之欲譬如劫盡燒諸有形不燒虛空行慧菩薩亦復如是燒諸愛欲不與一切塵勞俱合譬如淨水不與穢合菩薩如是不與塵俱譬如虛空受持於地智慧如是不與欲雜譬如大風壞鐵圍山菩薩如是以智慧事吹散諸欲譬如象名究炎氣乳與水合則爲一類菩薩如是以聖智慧遊除塵勞化令明哲合爲一慧譬如須彌北方天下與諸親里不爲放逸在於樹下而自分別菩薩如是智慧之明見衆人根而爲分別文殊師利吾身如今不畏欲塵亦無所難所以者何我曉欲塵本悉淨故又被菩薩大德之鎧勇猛精進

無所忌難譬如怯人求於救者如此之類不爲勇猛開士大士亦復如是離於欲者不爲菩薩譬如有人爲賊所壞不爲猛將開士如是壞愛欲者不爲菩薩譬如人以清水明珠著濁河中尋時即清不爲垢濁之所染汗菩薩如是在於愛欲塵勞之中不爲瑕穢之所染汗爾時上金光首歎說此已復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無有塵勞答曰假使菩薩見於起意若見滅意不當謂之爲菩薩也譬如有限觀總持者不當謂之獲於無量如是菩薩若觀塵勞意有起滅非是菩薩無塵之謂無塵欲者不見有塵不見結恨無見不見遠離想念乃謂無塵設使行者其心意識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無泥洹想所以者何心無欲塵想念之緣便得自恣也於諸善惡亦復如是

所行無行有爲無爲有形無形一切知之生死塵勞有餘之垢目察於色耳聽音聲鼻香舌味身更心法若得定意志在憺怕於愛欲塵則無垢穢爾乃名曰無有放逸號曰無業而無所習斯之謂也無塵勞者離於有爲及無爲者乃無瑕疵復次大姊假使菩薩身無塵勞則能度脫他人欲垢如來說此爲無塵勞救濟他人塵勞之欲遵修菩薩乃爲精進女又問言何謂菩薩現在目前精進者乎文殊師利答曰觀於空無而不退轉衆生邪見則興大哀觀於無相而不退轉衆生有相則以愍濟觀於無願而不退轉衆生貪願則以愍濟觀無所行而不退轉衆生著行則以愍濟觀無所生而不退轉衆生生死則以愍濟觀無所起而不退轉衆生起滅則以愍濟觀

聲聞乘獲聲聞果使不退轉觀緣覺乘獲緣覺果使不退轉觀菩薩乘則以愍哀一切羣生是爲菩薩習平等行精進之事譬如丈夫行入巨海起進極遠乃致衆寶如是大姊正諦觀察空無相願及無所行不生不起聲聞

之乘緣覺之乘令難進者至不退轉乃離因緣又如有人入大戰中使難進者將護忿諍令無所害致爲難也如是大姊其諦觀察三脫門者不失善權其難亦爾女復問言何謂菩薩爲權方便文殊師利答曰權方便者知其時節不捨恐畏生死分部泥洹伴黨權方便者示恐懼門謂生死門泥洹之門空無之門所見之門無相之門無願之門彼所想門無所行門精進本德道行之門無所出門現世之門無所立門陰種諸入無所起門無所

滅門無所行門憺怕之門開化衆生導示之門法界之門護正法門聲聞之門緣覺之門說佛道門度佛道門若使菩薩見恐懼門者於一切門而無所著是則名曰善權方便取要言之貪欲門哉離諸愛故瞋怒門哉離於結恨愚癡門哉離於不明塵勞門哉離於穢濁諸走門哉無往來故是爲菩薩善權方便至於一切愚夫行門所學無學緣覺菩薩如來之門其能曉了此諸門者是則名爲善權方便爾時世尊在靈鷲山遊泉水邊而以經行賢者阿難侍從俱焉於是世尊則以遙讚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是爲菩薩奉習平等現在目前善權方便精進之行如仁所云等無差特也於時以此善哉之音即得普告三千世界其聲悉周六反震動則無央數天龍鬼

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釋梵四王聞善哉音皆受告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各白佛言向者大聖爲何所讚勸乃告三千悉見蒙勅大千世界六反震動世尊答曰天子欲知歎文殊師利有所勸化也又問今者所遊佛言於王舍城東門之下在中街路爲上金光首廣說經法談論所趣天子汝等往求法義時天龍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釋梵四王一切僉然共詣文殊師利談所自現半身而雨天華悉皆周徧王舍大城於彼世時諸天見人人見諸天各自安隱無諍訟者又王舍城無數千人各取諸天所散之華賈詣文殊師利時阿闍世王與四部兵後官嫪女大臣百官從諸小王俱共往詣文

殊師利又諸尊者及長者子太子羣臣見上  
金光首威儀曜赫諸根憺怕破壞塵勞離於  
顛倒殊妙之德而自莊嚴見已如是不復興  
發貪欲之想爾時文殊師利告上金光首今  
者衆人普來集會以何等故無復染著前所  
欲塵今爲安在女白文殊師利一切衆生塵  
勞之欲則建立志慧脫本際住於法界無本  
之處無本如此而無差特無生無滅亦無所  
處又彼塵欲則爲本淨分別平等又問女曰  
何謂塵欲而爲本淨答曰無想不想無應不  
應以此塵欲則爲本淨塵從順行而無所起  
則爲本淨當知塵欲因客遊來曉了空慧與  
道同居無相之慧無願之慧本淨之明而俱  
同居察此一切悉無所有譬如虵虺含毒害  
人若有人來而費良藥能消毒毒蛇適見藥

毒尋滅除男女大小知毒歇盡悉共戲弄著  
於膝上無所傷害亦不螫人如是人者本未  
曾聞法律之時念於不順所見顛倒處於塵  
欲爲之所燒已身貪欲自著顏色已能觀了  
色如聚沫則知身法猶如幻化分別戲樂若  
如於夢已解愛欲若如水泡命如朝露萬物  
無常曉了諸陰皆同惱患知身不淨悉爲空  
無觀一切法皆無吾我正諦思惟本末悉虛  
不毀他人不自稱譽亦不自縛不縛他餘今  
我從仁聞所說法尋即信樂便得解脫是故  
眼視無所染著所以者何省仁之說應其所  
作而處塵勞如是計塵亦無欲垢誰能見者  
爾時上金光首白文殊師利一切大會諸天  
人民將無恐懼惟爲分別如應說法令諸天  
人曉了塵欲本悉清淨愍哀一切使發無上

正真道意文殊師利答曰欲塵本淨信樂者希所以者何用不覺故覺塵清淨則成道矣譬如無生之火不能燒人如是當知無想之念不行吾我也如所興火還自燒已如是當知思想之念塵勞貪欲造生死身如木生火其焰遂盛如是當知邪見顛倒興起塵勞三界然熾如大滅後無復焰光如是當知倒見已止塵則不起即於三界不興勞垢如百千歲火滅不然人不疑恐畏於冷灰如是當知雖若干劫習欲塵穢已解觀之無所積聚如火滅盡不可施用慧明憺怕塵勞不興如身中火溫熱雖盛則無所燒如是計之其心本淨顯耀之明客塵欲起終不染汗心之源際也於是文殊師利復問其女又當云何觀于色身答曰猶如水中之月影也又問云何觀

五陰體答曰猶如無化如來之化也又問諸種當云何觀答曰猶如水火二界也又問云何觀諸入事乎答曰猶如無施因緣罪福所行也又問云何觀此諸會答曰而悉照曜會者心性又問云何還觀爾身答曰猶如吾之父母乎等定者而無有二也又問云何以觀吾身答曰猶如生盲不見諸色又問云何曾聽此法乎答曰以聞是法如幻師化化人所聽也又問云何汝豈為發無上正真道乎答曰吾則是道無所志求又問云何為奉行於施度無極乎答曰修一切寂捨諸塵勞也又問為具足戒度無極乎答曰所具足者周滿如空也又問為奉行於忍辱乎答曰所可遵修一切諸法無起無生又問為慇懃精進行乎答曰修行諸法無所至湊也又問以為建

立寂度無極乎答曰建於法界住無所住也  
又問爲以具足智度無極乎答曰志無憍慢  
心不自大也又問爲行慈乎答曰以爲曉了  
一切衆生悉無所有又問當於何求大哀菩  
薩乎答曰當於衆生塵勞中求所以者何大  
哀菩薩欲得制御衆生塵勞則發無上正真  
道意也又問行喜菩薩當復何求答曰已心  
真實志性清淨化諸憂感是菩薩喜也又問  
菩薩行護云何具足乎答曰衆生所諍變鬪  
之事具足化之使至安和又問何謂爲諍答  
曰蠲除無實虛僞塵勞志建佛道者也又問  
與誰共諍答曰與外衆邪異學心不同者也  
又問衆邪異學爲何所是答曰見他所興不  
能忍辱而自隨者也又問菩薩忍辱何所志  
趣答曰開化一切衆生之故也所以者何若

不開導何謂忍辱化衆生者無瞋結恨亦不  
憂感則爲忍辱又問何謂危害答曰積累德  
本爲憂惱事是爲危害又問何謂無害乎答  
曰諸界不憂則爲守仁此謂無害也又問何  
謂菩薩選擇戰鬪答曰選擇諸法無所獲故  
又問云何菩薩降伏衆魔答曰無所著故不  
滅塵勞所以者何菩薩降伏五陰不與塵俱  
以此勝魔菩薩降塵不汙本淨究竟本末曉  
了諸法開化衆生除老死患告諸天子文殊  
師利菩薩者則爲已離一切之智諸通慧想  
也又問女言云何菩薩開化衆生答曰專秉  
善權修行智慧又問云何菩薩建立羣生答  
曰建立已心之慧聖達菩薩乃能開化一切  
羣生又問今女說法此之衆會悉善聽受也  
答曰此不爲善聽受者也所以者何有彼我

想而反勸耳立於識故也又問云何聞法爲善聽者答曰設能信已如夢其說經法如幻師化承聽假音不著其聲不造解脫有二事者是乃名爲善聽受法也又問云何聽承法理答曰文殊師利歸命法者也爾時上金光首承文殊師利童真建立威神亦以本德所修智慧於衆會中如應說法萬二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天子宿植德本志菩薩乘者得不起法忍三萬二千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得法眼淨女說法已心懷欣豫則自速得柔順法忍即便投身文殊師利足下自歸唯願至聖聽我之身得爲沙門加哀濟脫不順之念衆人所行皆非賢觀也時文殊師利言菩薩不以除鬚髮者爲是出家也所以者何其能斷滅衆生欲塵使修精進乃是菩

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被袈裟爲是出家也袈裟者此言去穢當去衆生姪怒癡垢令無瑕疪常行精進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奉禁戒爲是出家謂化衆生令守謹慎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處閑居爲是出家也假使五趣墮落羣類悉能建之立慧閑居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顏貌形容威儀禮節爲是出家也化諸黎庶勸立慈哀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興已功德爲是出家也勸顯滋茂一切衆生植德本者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已志於滅度爲是出家也解脫一切衆生心性令致滅度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除已塵勞爲是出家也滅去一切衆生塵勞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偏護己身獨守其心爲是

出家也將護一切羣萌心志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脫已者爲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羣萌往返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已生死之患爲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生死之患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志樂泥洹者爲是出家也具足一切諸佛之法乃是菩薩之出家矣加以大哀愍濟衆生不見他短不說其闕讚叙彼人篤信之德開示信行以施一切此之謂也其出家者依倚他人爲菩薩者無所依倚也女問文殊師利何謂出家依倚他人則答女曰其出家者依倚禁戒不以緣戒爲出家也女欲知之志於禪定意不放逸出家依慧不隨惡友遵修脫門是爲出家心未解脫不爲出家又問何謂菩薩不依他人答曰不信異人則爲無倚亦不消

息察他顏色有何智慧從其受明彼等之人有何異德當從獲致諸通大慧亦於己身無所希求此則名曰不倚他人文殊師利說此出家品時五百菩薩各脫身衣珍寶瓔珞悉共奉上文殊師利皆說此言聞尊所論出家善教吾等亦當從此正義尋如是行具足出家於是文殊師利謂上金光首若當還復上駟馬車與畏間長者子俱爲開化說此則是汝出家之行也時大衆人各心念言豈離欲者與有欲人而俱處乎女尋則知衆人心念便答大衆爲分別說離欲菩薩與有欲人衆生之類而俱出生欲以開化令清白故諸仁欲知菩薩離於瞋恚愚癡便與瞋恚愚癡羣黎而俱遊生欲以開化施慈與明設使菩薩已離塵勞便與貪欲羣萌俱生開化一切遊



逸之類喻如人者母子共處無所染汗菩薩  
 如是常與一切衆生俱會無所染汗譬鼓琴  
 人及神呪師雖習所欲則無有欲菩薩如是  
 處於三界想念之中如神呪術無所染著於  
 時上金光首逮得時節獲致法義至於光明  
 離諸窳冥覩見塵勞開示真諦則前稽首文  
 殊師利足下繞之三匝還復上車則說頌曰  
 本性爲清淨 貪欲不能汙 則無有瞋恚  
 常遵修慈心 亦不有愚冥 起智慧光明  
 至德以如是 然後乃上車 前隨畏閻子  
 而習爲放逸 吾本貪欲意 今者爲所湊  
 諸恐畏難者 財利之貪欲 上車以離此  
 故舉聲歌頌 譬如純厚陰 降雨潤於地  
 則蔽日宮殿 使人眼不見 其曜不爲冥  
 亦無奪明者 客雲之所爲 令光不顯現

愚者心本淨 客塵亦如是 由想不覺了  
 覆蔽智慧光 計彼明達者 不爲有處所  
 已蠲除塵勞 則號爲智慧 智慧不憍慢  
 心淨無損滅 推之無從來 去亦無所到  
 從念不順正 則有塵勞欲 已應如法念  
 便起無所至 妄五 名無有處所 而無有受者  
 則亦無所生 亦無有滅者 不施無所斷  
 亦不依他人 快哉此正法 微妙甚清淨  
 譬如油然燈 照入諸窳冥 計彼闇昧者  
 不知所歸趣 智慧亦如是 滅除衆愚冥  
 不覩塵勞處 順念成所來 猶如有良醫  
 療治於衆病 不令身增減 亦無所亡失  
 病則是遊客 其病已滅除 亦無有異習  
 不知疹去處 濡首亦如是 上輒之音聲  
 觀衆生厄病 若干以療治 除垢令清淨

趣之智慧門 有所造變者 非法不爲論  
今此五陰者 及與諸種大 衰入已顯現  
本無有差別 是輩適前時 有毒瞋恚俱  
今則無傷害 亦無若干變  
於是上金光首在於車上與長者子畏間俱

如是比像詣於清淨遊觀之園文殊師利而  
說經典一切衆會歡喜踊躍其心開解巨然  
明達咸悉言曰當共俱往奉詣如來聽所說  
法捨遊觀處至佛精舍爾時上金光首與長  
者子畏間俱在遊觀園散華燒香莊嚴寶蓋  
辦飲食饌作倡妓樂而相娛樂雜和擣香以  
自芬熏於時彼女觀長者子及來會人意以  
滿足神通之力自化其身應時終亡顏色變  
惡猶如死人眼耳鼻口膿血流出身體胨爛  
不可復視口中臭氣淖淖腥穢一切毛孔惡

露皆出其腹潰壞腸胃肝肺脾腎五臟屎尿  
髓腦悉爲流溢青蠅飛集周匝共食時長者  
子見此女人身變異如是怖懼不安欲求自  
歸濟脫是患今遭艱難無極之恐當從何所  
免大憂煩各懷二難凡夫之士見衆瑕穢已  
之罪咎將無帝王阿闍世知危害我命一切  
眷屬及諸會人悉共驚怖志懷顫慄各各議  
言當於何求天龍鬼神若乾沓和沙門梵志  
救脫大厄其長者子德本不純又聞文殊師  
利說經當所施行而不曉了於時文殊師利  
童真威神所立令園樹木自然聲出讚說頌  
曰  
如今年少見 諸法自然數 三界虛無實  
如幻師現化 愚戇所迷惑 朽肉之塗覆  
思想彼虛偽 愚者生塗汗 譬之如畫瓶

中滿盛不淨	而人不分別	戴著頭上行
已知中所有	破壞則悉現	不淨自流
無琦乃迸走	無智亦如是	志染著女色
覩見像顏貌	思想以自汙	年少今當觀
開化自然身	明者豈著此	瑕穢之臭惡
年少莫恐懼	無得畏虛偽	仁者前所集
諸法自然爾	世尊之興出	施恐使無畏
號謂釋師子	講說上妙法	愛欲非常久
猶如雷忽現	雖覩無有實	慧者無所著
譬如流河水	欲取上聚沫	彼無有作者
亦不成報應	名色亦如是	而無有造作
因有罪福緣	便生報應果	少童今自見
顏貌為所湊	不淨何從來	令人懷恐懼
此法無處所	去亦無方面	無往亦無來
自然而化現	彼無有作者	亦復無受者

造法無所受 如幻無有形 放逸於他身  
 年幼因生畏 當自觀已體 亦是其比類  
 猶如夢中戲 歡喜而踊躍 一切諸所樂  
 如夢已便覺 年少便可往 詣於釋師子  
 世尊大聖人 挽拔恐懼根 計於父母者  
 親屬及知友 不能為仁者 蠲除此患難  
 唯有諸佛尊 能加施無畏 當至歸命佛  
 及法與聖眾 諸天乾沓和 人民悉稽首  
 則離一切難 便獲大利安  
 爾時長者子聞斯頌已歡喜踊躍善意生矣  
 則以衣被盛女死屍棄叢樹間而捨之去於  
 是世尊欲以開化彼長者子從身放光其明  
 普照摩竭國界爾時年少遙見如來與比丘  
 眾圍繞說法如日出時道路自然現若干變  
 微妙巍巍寶為欄楯而散眾華其天帝釋則

在前立宣歎之曰年少善利爲獲福慶乃能發心而懷歡豫欲見如來具足佛身如是比類歸誠諦路欲覩如來之光顏乎故發行也時彼年少聞此勸讚即與天帝俱詣佛所帝釋復以天意之華用與年少言取此華散如來上則便取華供散世尊稽首佛足右繞三匝前往白言今自歸佛及法聖衆以是德本勸助無上正真之道唯然大聖有放逸女上金光首國王所識郡縣州城尊者見知實與戲樂詣遊觀園則於今日顏貌變惡即時壽終捨諸一切宗室眷屬發大恐懼將無國王推理問之佛言且止爾以貪欲而懷恐懼吾當施汝至無畏難歸命佛者不當復懼所由致恐當斷其根又問恐懼何因致之世尊答曰因婬怒癡而致恐懼因是我身憍高自大

而覩顛倒與恩愛會計于吾我倚於所有眩愛慳貪招致鬪諍自見其身爲縛著故無常常想苦爲樂想無身身想空見實想受於五陰以爲業故觀四種大求諸衰入悉處所故不察身瑕樂壽命故以是致恐當蠲此意也汝見彼女身壞爛乎對曰已見佛言年少一切諸法皆當別離爲勤苦患無有常者愚癡貪之亦不久固如是成就便復散壞罪福報應多危少安色如幻化亦復如夢如野馬現渴者爲惑色猶如影行照忽過譬之鏡像因緣所合罪福報應便復滅沒若水中月因成尋敗如響無言緣對致之行若陰影須臾便消猶如拳手屈即舒散悉以本淨自恣而興譬若如風不可擁持虛僞無實亦無所著恍惚爲空因意造名而共相成一切諸法如是

卷五

三十四

無主則當於彼莫樂貪著也於年少意所趣  
 云何貪欲之習思想所湊白世尊曰愚人凡  
 夫思想端正淨妙姿顏便起貪欲於賢聖律  
 法教經義觀之瑕穢無所貪羨若不思惟正  
 諦真實則習貪欲追逐放逸佛言善哉如年  
 少言貪欲之習志性若此當棄邪想心思如  
 順導修其業莫復為也已離我見觀彼平等  
 又問世尊何謂菩薩心思諸法常如應順佛  
 言年少若能思惟分別貪欲瞋怒愚癡及諸  
 塵勞本悉清淨是則菩薩求佛道也譬如年  
 少有形之物為姪怒癡菩薩如是曉了一切  
 分別諸法自在所遊其三毒者則無有本亦  
 無所住如無主屋其屋內外檐怕虛空以離  
 吾我我人壽命便應無相所著念者便蠲除  
 矣以去所著即為無願志所喜樂恩愛悉除

無有諸行亦無所造姪怒癡性本皆清淨菩  
 薩如是能悉曉了一切諸法而得自在假使  
 菩薩習如應順導修法者諸所發意則為道  
 矣所以者何設了已心則了如心覺了分別  
 解一切法則無有色亦無有影則無教令自  
 然如幻其於內外而相依倚亦為道矣為菩  
 薩者無有異道當所施行自曉了心所以者  
 何若能曉了覺已心者則能解知一切眾生  
 心之所存已心寂寞眾生之心則為憺怕已  
 心本淨眾生之心亦復清淨已心鮮潔眾生  
 之心亦復鮮潔已心離欲眾生之心則亦離  
 欲已心無怒眾生之心則無恚恨已心無癡  
 眾生之心則明無癡已心無塵眾生之心則  
 無勞穢若有曉了如此事者是為覺諸通之  
 慧一切智矣如是應順導修行者為菩薩也

近於本淨則知一切衆生心念假使復為有所好樂客想塵勞依心為垢則不當歇修行法觀設使有人曉了是者客塵勞想則無塵勞佛說是已應時長者子畏間逮得柔順法忍上金光首見長者子以蒙開化順從律教則與五百玉女眷屬鼓天琴瑟而作妓樂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右繞三市退住佛前爾時文殊師利謂畏間長者子為識此姊不答曰已知之矣又問云何知乎於是畏間長者子報文殊師利而說頌曰

色者如聚沫 痛癢泡起頃 了想如野馬  
吾曉知如是 行虛猶芭蕉 識者譬如幻  
名號假客來 吾曉知如是 身駭無可貪  
等如草牆壁 其心不可見 吾曉知如是  
彼無吾我人 無壽無有命 諸種合為身

吾曉知如是 無有此姪怒 愚癡則無處  
清淨無塵勞 吾曉知如是 愚者作迷惑  
逆念為顛倒 明達無所染 吾曉知如是  
猶如叢樹間 女身之臭穢 彼色為自然  
吾曉知如是 本無當來生 終歿與現在  
興起無所有 吾曉知如是 濡首當聽之  
誠諦解脫者 則免濟瓊穢 乃為叵進退  
不始亦不終 而現於生死 開化立衆生  
誰不發道意 如吾貪姪恚 不正諸塵勞  
一切法無本 善哉經之要

於是世尊應時而笑口中則出五色之光照於無量諸佛國土還繞三市從頂上入賢者阿難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何因緣笑諸如來至真等正覺未曾虛笑必當有意佛言阿難汝為豈見上金光首乎

對曰已見天中天佛告阿難文殊師利乃徃古世勸化此女使發道意今於其所而還聞法尋則獲致柔順法忍汝復見此長者子不對曰唯然佛告阿難吾本前世而勸化之使發道意今復從佛而還聞法尋即便致柔順法忍佛告阿難上金光首過九十二百千劫已當得作佛號寶光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世界曰寶蓋劫名寶成爾時國中飲食衣服所居屋宅猶如第二<sup>千五</sup>切利天上其佛國土無復異寶而出生者則以菩薩爲珍寶矣又彼如來壽命無量得佛道已其時畏閻長者之子當爲菩薩名德光曜奉持世尊所演法教其寶光明如來未滅度時授德光曜菩薩之決乃般泥洹是德光曜菩薩開士吾去之後

當得作佛號曰特焰如來至真等正覺其佛國土等無差特尋適授此族姓子決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動其大光明普照世間於是具足授諸決時則八十人因發無上正真道意賢者阿難前白佛言唯然大聖斯經典者名爲何等云何奉持世尊告曰名爲大淨法門品文殊師利勸助戲變又名上金光首本之化應當奉持之宣示一切佛說如是賢者阿難年少男子及與女人文殊師利童真諸天龍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佛說大淨法門品經

